



百家笔会

在中和古镇

莫晓鸣

闹元宵是一道奇特的民间风景，是春节最后一个高音符，而后戛然而止，宣告喜庆和纵情的结束。今年元宵节前一天，我就应邀到了儋州中和镇。这个海南岛西南古镇上闹元宵，时隔三年后重启，对我充满了无比诱惑。更让我耿耿于怀、远道而来的缘由，是因为这里是北宋著名谪臣——大文豪苏东坡生活过三年的地方。因此，这个充满魅力的地方总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斯人远去，远隔几千年，沿着千年古镇的流韵和气息，寻踪觅迹对我意味深长，如赴一场千年之约。

我有一个相交多年的兄长式朋友是中和镇人，他深怀家园情结，始终对生活 and 人生充满激情，曾多次对我侃侃而谈自己故土上的人和事。他颇得意自己古镇上的“东坡遗风”，说镇里上年纪的男人大多崇尚文墨，常为自己灵感突现的诗词作品踌躇满志，左看右看，越看越有万千气象。他们最骄傲的表达是一年一度亲自撰写春联，然后自己挥毫或找人写在红纸上，贴于自家门框，相当于将自己的才华昭示全镇。

在中和镇我特地穿街串巷，尽可能多地观赏每家门口的对联，想象其后面那个撰联人灯下冥思苦想，皱眉咬唇，以及收获后的拊掌大笑。在兴南街我看到了祝愿年景联“玉兔归山餐嫩草，金龙潜海弄春潮”，情感朴素的表达，纵然活在小镇仍不忘心怀时代兴衰；在复兴街我看到了“学习努力居儒首，成绩优异慰亲怀”，这是一位祖父对孙子以优异成绩考上浙江大学撰联夸赞，想不到这样的对联

骑楼古街在中和镇算是一景，纵然岁月不居，世事渺渺，站在街上我仍能想象建楼时房主们的荣耀。古街长约一百多米，两边南洋风格的骑楼很多已重建，有的成为纯粹的住宅，有的作为店铺开门迎客。

四季回音

围子溪，在心窝里流淌

曾秦伟

雪峰山连绵数千里，孕育了湘西南的别致。明方以智笔下的“天地一时小，惟余洞口宽”，魅力洞口宛如画卷，呈现在世人面前。小南京高沙，一个叫文峰的杳见山村，流淌着一条生生不息的小溪，独在他乡的游子们精神流淌的围子溪。

千百年静静地诉说衷肠，廖涓河不嫌她的腼腆，资江怜悯她的愁绪，湘江抚摸她的柔情。三湘四水的碧波荡漾，少不了围子溪翻腾的浪花朵朵。罗塘泉、任家井、吊卜井、牛脚眼、白塘井五处甘泉，汇聚至此围堰成湖。宛若一轮明镜，风光不与他山同，独特的魅力成就了围子溪，成就了纯朴的乡亲。若不读懂她独有的冷艳，断不会领略其超然于世的淡定。

前年百年不遇的大旱肆虐，民以食为天，庄稼汉苦不堪言。正是

高标准农田项目助力了，灌溉功能的明显提升，围子溪水流金波，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百姓脸上乐开了花。利万物而不争，唯不争故无忧，这也应了自然法则。漂泊的大半生中，无论山高路险，无论风高浪急，始终不以物喜，淡薄虽未致远，亦无风雨亦无晴，有如这平凡的围子溪，演绎了繁华落尽，见证了人生苦辣酸甜。

逢百年之大变局，围子溪饱经沧桑却仍年少。她让我明白了不尽的人生哲理，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坚守初心饮水思源。风雨伴贵人，梅花凌寒开。恢复高考走出了三百多名大学生，随围子溪流向大海，活跃在祖国大江南北。

围子溪应是睿智的化身，教会俺世事洞明，还有人情练达，明白了“幸福是把灵魂放在最适当的位

乡村韵味

田埂上的早春

徐玉向

我以为，早春的气息一定能在田埂上寻到。

尽管北风依然时不时地扫荡一下，刷一下存在感。几片无所依托的旧塑料片，再就是一两根枯草秆，在半空中飘荡一下随即跌落到田地中。田埂，依然用它坚强的身躯为麦田守护着。麦田内，小麦苗那墨绿的外衣颜色也微微变得淡了些，仿佛从冬天的深眠中即将醒来。在田埂向阳一面，一片片绿意已从略带微润气息的春风中舒展开了眉眼。

芥菜最早抽出的两片柔嫩叶子，似为后来者侦察一般，紧紧贴着地面，一点点向远处探去。尽管它们的个头不大，却十分团结，从来不会单独冒进，总是成片地、成群结队地出现在田埂上。若是再隔两天去看时，它们的叶子已多出两三片，且身子也慢慢挺立开来，新长出的叶片边缘已隐隐有了凹凸。

茅荇相较芥菜的沉稳就显得急躁许多。它们似标枪一般，一个个冲破轻寒的束缚，甩开父母的怀抱，义无反顾地向着天空

挺直了腰杆。一棵，两棵，侧身望去，似一片枪林，在生机勃勃的早春，在狭窄的田埂上，独树一帜。它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迎接春天的到来。

田埂边缘，几丛熬过严寒却被野火燎去大半边身子的茅草，在黧黑的根部，隐隐有了些绿意。也许，用不了几天，这些绿就会以惊人的速度攀上尖叶。

田埂的交汇处，一棵一人来高碗口粗的柳树无端冒出许多细枝条来。这些枝条应该是去年才长出来的，北风夺走了它们绿色外套，只剩下纤细的身体。此时，每一根柳条上挤满了芽苞，每一颗芽苞都微微开了口，冒出一小截嫩绿，以至整棵柳树泛着一圈淡淡的绿光晕。

田埂上，拉拉藤、坝埂草等喜欢凑热闹的家伙纷纷冒了尖。喜鹊好像发现了在田埂上的变化，它先是频频在远处的树枝上张望，最终忍不住拍了翅膀落在田埂上，伸着脖子探寻着。然而，它刚走几步就被惊走。一群孩子，敞着棉袄跑了过来。

被当成春联贴于门首，令我深深惊讶，驻足良久，也令我对这一家门肃然起敬。

骑楼古街在中和镇算是一景，纵然岁月不居，世事渺渺，站在街上我仍能想象建楼时房主们的荣耀。古街长约一百多米，两边南洋风格的骑楼很多已重建，有的成为纯粹的住宅，有的作为店铺开门迎客。我徜徉在古街中，吹向我的风仿佛携带着历史沧桑和故事，让我满心渴望却不知所云。

这里有几家世代“镶牙”或“打金”的店铺远近闻名，它们店面简陋，标榜着祖传技艺。我随意走入一家金店，看见几个人正端碗围着桌子吃汤圆，一中年男子抬头跟我招呼道，要打金吗？先来一碗汤圆吧。他的热情让我不好意思，我忙带着歉意表明自己仅是进来看看，并非他的潜在主顾。听完我的回答，那张圆胖的脸并没有失望的表情，仍旧热情地邀我吃汤圆。我客客气气地婉拒，然后，我从他们的嘴里知道，这一盆汤圆是他们一早祭祖的供品，今天是元宵节，镇上家家户户早就煮好汤圆供奉祖宗。

煮汤圆祭祖激发了我的兴趣，除了让祖宗节日饱餐，大概还向祖宗祈求诸事圆满吧。他们边津津有味吃着汤圆，边七嘴八舌地说出桃榔庵、载酒堂、东坡井。我知道，经过改造扩建的东坡书院就在旁边，距这条街仅几百米，是中和镇一张耀眼的文化名片。今天是元宵节，人们会趁着节日的喜悦，从四面八方涌来瞻仰东坡先生。先生是我心中的一尊神，清代学

者撰写的《琼台纪事录》中有这样的评语：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东坡不幸海南幸”，海南因先生而得福，作为一个后来者，我因海南而得先生之福。

元宵节古镇主街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烘托出一种盛世繁华。中和镇有多少常住人口？有人说三四万，有人说两三万，人进人出，确实难以统计。镇上有名闻遐迩的关帝庙、宁济庙、北帝庙，这三座古庙分别供奉着关羽、洗夫人和北帝，成为镇里人共同的神祇。每逢镇上人结婚娶嫁，新人必须双双到三座庙里敬拜神灵，三跪九叩，祈求保佑新生活开启后的人生长旅。这三座古庙因年代久远，早成为镇上的名胜古迹，每天都会吸引游人前来观瞻，许多风尘仆仆的身影会在肃穆中敬香跪拜，喃喃低语中倾诉心声。这一天我也走进了这三座古庙，敬香、跪拜，不祈求，只让神灵知晓我一片诚心。

海南的元宵节纵情欢快，向来以舞龙舞狮祭神游街为主题，热烈中激发人乐神欢。年年如此，年年让人在锣鼓喧天中心灵振奋，抛开尘世俗事，抛开忙碌当成真正生活的念头，享受这一天的泼天欢乐。今年中和镇的元宵活动分白天和夜晚两次巡游，有老人对我说，白天是游街，晚上是游神，只有在夜里，关二爷、洗夫人、北帝的木雕神像才能被抬出来巡街。我早早吃过晚饭，早早在街边占了一个有利的位置，仿佛热情高涨凑热闹，又好像内心隐隐有所期待。

夜幕在人们的急切等待中徐徐降临，街灯在喧闹声中亮起眼来，挂在街道上空的一排排彩灯迷人眼目，紧接着不远处传来激昂的锣鼓声。

一会儿，高大招展的旗帜引领着一千多人的盛装队伍出现了，人人精神抖擞，面目威武，一下子填满街道。铿锵锣鼓让人内心震荡，队伍中头缠红巾的年轻男女手舞足蹈，又跳又喊，“哟哟嗨！哟哟嗨”声不绝于耳。今夜，他们将遗忘自己的身份，他们是夜幕下肩负人神共乐的主角，他们在释放，在热切呼唤神灵，将满街搅动得狂热。凝集着镇上人智慧的龙、凤、麒麟、狮子夹杂在队伍中，这些纯手工打造的灵兽之物活灵活现，喜形于色，仿佛参与人间节庆使它们一夜复活。当人们抬着三位神灵的木雕神像，在众人簇拥下摇晃着，呐喊着走近，我看到街边许多人立即双手合十，颌首致礼，生怕错过向神灵表达虔诚。每尊神像前都有一个手握大把线香的人跟随，他会代表神灵向街边求香者分发手中物。领受者会急急跑回家，在星星火光熄灭之前，将指引神灵的袅袅线香插进自家香炉。

在队伍的后半段，我竟看到了车载苏东坡木雕像出现，先生气宇轩昂，手握书卷，款款而来。如真人大小的雕像格外显眼，在夜幕和灯光的映衬下栩栩如生，我忙拱手向先生作揖。风拂长袍，先生飘然若仙，我眼前一阵恍惚，仿佛看见这个“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问汝平生功业，惠州儋州”的东坡先生，穿越千年，在这个元宵之夜，回归故地中和。

西岛

（外一章）

吉才惠

船只向前，蔚蓝的大海，盛开朵朵的浪花。这份特殊的礼物，献给长年守岛的人，从不间断。

海风轻拂，一首怀旧的老歌，鲜活了岁月的记忆。

翠绿的椰子树，伫立在海滩边，面朝大海，炯炯有神的眼光，日夜守护着古老渔村。

走进西岛女子民兵连纪念馆，南海风云扑面而来。馆里的图片、老物件，还有生动的影像，诉说着那段峥嵘的岁月。她们用青春和热血，演绎的“海霞”故事，传遍天涯海角。

古朴的老屋，玲珑的海岛风光。西岛，已然是三亚的一朵“海上花”。这里有风景，也有历史，人们慕名而来。

从西岛人家的脸上，我看见了，西岛的过往和今朝。

又见木棉花开

初春，山野之间，乡村小路，她穿上一袭红裙，手捧一把红伞，一颗炽热的心，痴情地守望……

远方的人，如约而至。春风拂过，花雨滴落，唤醒了沉睡的大地。

那满地的红唇，献给了挚爱她的人，毫无保留。

多年后，三奶奶家的那片椿树林长得更加高大、茂盛。

“妈妈，这朵椿芽好漂亮，我采得到。”不知何时，三奶奶的孙儿媳妇带着宝宝来到了古椿树下。

“宝宝，别采那棵。”“为什么？”

“这是椿树宝宝的正枝，正枝上的椿芽要留着长大树的！”

“哦！”宝宝似懂非懂地点了头，在妈妈旁边开心地跳着、跑着。古椿树下，一棵棵茁壮成长的椿芽树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图画。



置”，能否真正拥有幸福主宰命运，取决于多大程度上抛弃了杂念，力求做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读懂别人并非难事，真正认识自己何其维艰，怪不得渡人易渡己难。围子溪水至清宛若昨日，杨柳依依觅知音，鱼儿早不见了踪影。“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风云莫测，常在这方小天地上演，最喜岁月如歌尽显风流。

“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白居易文人骚客，这种无可

奈何的随遇而安，我一辈子也做不到，只能随了这份辛苦，怨不得别人怨不得天。纵然路远千里，仍念念不忘熟悉的乡音，跳跃着安定灵魂的音符。

龙年伊始，依偎在围子溪，自然懂得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望见流水前波让后波，星辰不负赶路人。明白从何而来，清楚将去何方。总有人偷偷拨弄镜月的指针，不远处传来了流行的《翩翩》唱曲，果真是“红颜易老转瞬桑田泛清波”？

人生小记

童年椿事

诸葛保满

一缕缕暖暖的风，一场场绵绵的雨，一丝丝和煦的光，唤醒了老宅门前那株古椿树。枝头长出许多椿芽，芽上长着比汗毛还细的茸茸短毛，红得很可爱。

这是头茬椿芽，叶尖上还带着欲滴非滴的水珠，是最好吃的。看着这些红里透着淡绿、淡绿里又透着嫩黄的椿芽，我的思绪回到了多年之前。

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香椿煎蛋。母亲把采摘回来的椿芽洗净，细细地切碎，放进碗中，再打几枚鸡蛋，将蛋液和椿芽末搅拌均匀，加入香油、耗油、酱油、食盐，倒入烧热的锅中，便有滋滋的响声传出，随之是一缕缕蛋香混着香椿清香味慢慢飘来。

每当此时，我便端着盛满白米饭的碗，跑到灶台边，把碗端在手伸直，歪着头，不言不语地向母亲不停地眨眼、微笑。母亲看见我这般模样，也不言不语，利索地从锅里铲几块香喷喷的香椿煎蛋放到我的碗中，再继续完成后面的程序。

我则如获至宝般小跑到大门口的墙根下，一口白米饭、一口香椿煎蛋，美美地吃起来……

有一年，大概一米多个头的我，

天涯诗海

海边的情诗

（组诗）

黄国清

两条嬉戏的鱼

就像两条嬉戏的鱼 我们追逐这明媚的春光 游客的眼神如同海水从身上滑落 搁在码头的条石上

渔船就像会说话的嘴巴 风里浪里都诉说着爱的言语 咸涩的人生就会有醉人的涟漪 也有阳光在水中响沙沙

港湾可以走向海角天边 这是我们长久的生活希望 岸上有万家灯火 海风又把远处的鱼汛送入心头

亲爱的，爱不一定要相看不厌 默契是最深沉的爱意 让我们目送那条远行的渔船 因为海上鳞光闪耀宛如幸福的广场……

靓丽的彩虹桥

我站在这头，你站在那边 看起来就像两个桥墩 彼此遥遥相望 就让相爱的眼神在空中 交织，幻化成一道靓丽的彩虹桥

亲爱的，让我们眼睛朝下 把彩虹搁在岸边 让爱成为铺路砂石 在浪花、风吻、鸟鸣、椰影里 留下七彩的回忆

当月亮跃出祥和的海面 当尘世告别繁忙的白昼 夜色呢喃不已 我会把你给我内心的光亮 就像萤火虫一闪一闪地放出来

靓丽的彩虹桥，见证这段浪漫的传奇 邂逅以后不一定长相厮守 爱在心头便成为最动人的传说……

你来过的沙滩

见不到你长着什么模样 地上的影子也被海风扯掉 但你一定来过这片沙滩 沙滩上的皱纹是你留下的足迹

你把沙子的盐分带走 让它看起来像甜蜜的白砂糖 你把光散入沙子的内心 让它看起来像亮晶晶的宝石

你来过的沙滩已成为景点 游客以憧憬为翅膀翩翩而来 他们清空悠闲的时光 就是要把你和这片沙滩存留脑海

亲爱的！我愿化作一捧细沙 呼唤你再次把我踩在脚下 把腌过痛苦人生的盐分带走 让我一起靓丽这片小小天地……